

1949

50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报告文学卷

田东照 ◆ 主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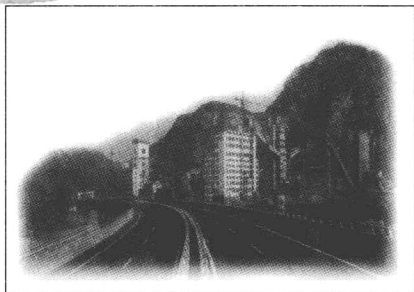
1390392

50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



报告文学卷



田东照 主 编
谢 泳 副主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390392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. 报告文学卷/田东照主编.
—2版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378-3166-6

I. 山… II. 田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8.25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11909号

报告文学卷

(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)

田东照 主编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www.bywy.com

太原市达益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.125 字数: 251千字

2009年1月第2版 200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5100册

*

ISBN 978-7-5378-3166-6

定价: 23.00元

大寨英雄谱	孙 谦	1
强国梦	赵 瑜	41
西部在移民	麦天枢	146
丰收不在田野	马 骏	220
黄河落天走山西	焦祖尧	260

大寨英雄谱

◆ 孙 谦

1963年8月上旬，昔阳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瓢泼大雨。8日下午，暴雨停了，乌云在天空翻滚，松溪河在两山之间呼啸，小沟小汉里倾泻着红泥水，这里溜坡，那里塌山……

从留庄到大寨有一条山间小路。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心急火燎地在小路上走着。这条路难走极了：沟里一踩能陷尺半深，坡上滑得站不住脚——暴雨把地形都改变了。这里，洪水把路冲断了；那里，塌山又把路堵塞了。路难走，心里又着急，陈永贵头上冒着汗，嘴里喘着气，不停脚地在泥泞中跋涉。

陈永贵大约四十八九岁，紫膛脸，粗眉毛，厚嘴唇，额上布满皱纹。他的身板子很壮实，全身涨满了气力。有人说，陈永贵年轻时候曾和毛驴比赛过气力：毛驴身上放150斤，陈永贵身上也放150斤；毛驴身上再加100斤，陈永贵身上也再加100斤。结果是，毛驴压得跌倒了，陈永贵却稳稳地站着。这个铁铮铮的汉子，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折磨，就像那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，奄奄待毙，无声

无息。1946年，土地改革的巨风吹到了大寨。这股巨风把压在陈永贵身上的封建大山掀掉了。像所有的翻身雇农一样，陈永贵对党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，朝着党指引的方向，坚定地前进。土改以后，那些既有劳力又有畜力的硬户头，组成了“好汉互助组”，把那些既缺劳力又缺畜力的老汉娃娃们一律关在门外——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贫雇农。陈永贵是大寨有名的劳动好手，他没有参加“好汉互助组”，却组织一个“老少互助组”。这个“老少互助组”依靠集体力量，不分明黑地苦干，把“好汉组”比倒了，这个“老少互助组”不单种好了土地，而且培养了人，现在大寨的主要骨干，大部分是“老少互助组”时代的那些娃娃。陈永贵不仅浑身都是气力，而且有着惊人的智慧、坚韧的意志、广阔的胸怀。他真像是从旧社会的泥垢里捡出来的一颗明珠，擦去脏污，顿时就变得光彩夺目。18年来，大寨党支部和大寨农民一起，干出了多少令人敬佩的成绩！大寨把七条沟八道梁一面坡都修成好地了；大寨的山坡上种活了数不清的果木树；大寨的粮食亩产由140斤，提高到774斤；粮食总产由11万斤提高到55万斤……大寨的土地变得整齐好看了，大寨党支部书记脸上的笑纹也多了。但是，七天七夜的暴雨，把陈永贵脸上的笑纹都冲走了。

大雨开始那天，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开人代会。4日上午，大队长贾承让还给陈永贵来过电话，他说：“社员贾承保的窑洞已经漏水了，动员他搬家他不搬，还骂人呢！”陈永贵说：“他不搬，抢救队就替他搬，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社员群众的生命。”4日夜晩，电话不通了，雨却愈下愈大。陈永贵急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6日，人代会闭幕了，陈永贵冒着大雨跑到河边：松溪河像发了狂，又是吼又是叫，

满河满沿的洪水，波涛滚滚，汹涌澎湃。7日，还是过不了河。8日下午，在好几个水手的帮助下，费了好大劲才渡过了河。

社员们怎么样了？牲畜怎么样了？土地怎么样了？窑洞和房子怎么样了？……

陈永贵越走越热。他脱下白布小褂，随手把它甩到肩上，又抹下头上的毛巾，擦了擦汗水。过了武家坪，闪进了大寨沟。越离村近，心里就越急。拐了一个弯，陈永贵看见了大寨北口的那个小小观音阁——观音阁依旧如故，没有塌了，也没有冲走。陈永贵加快了脚步，恨不得一步能跨进村里。走到麻湟沟口，陈永贵忽地站住了。麻湟沟的水库决了口，冲走了一片好地；南崖塌了，把上好的玉茭苗埋在泥土里；那些没被冲走和埋没的玉茭苗，有的被冲得趴到地上，有的被淤没了一半。陈永贵忽然觉得非常累，好像连举足的气力都没有了。他习惯地取下搭在脖颈上的旱烟袋，想抽袋烟，缓缓气。忽然一个念头冲进了他的脑际：那些社员们怎么样了？他把旱烟袋又挂到脖颈上，拔脚就往村里走。

还没有进村，陈永贵就望见了西崖下的那些塌窑：有的窑门被溜坡泥封了，有的还露个黑窟窿，陈永贵的心上像浇了一瓢滚油，火辣辣地疼。他停下脚步，定了定神，心想：这可是塌天大灾！庄窝（房屋和窑洞的统称）塌了！土地冲了！庄窝是几辈子的人住惯了的，土地是用了十几年工夫修好的——土是一镢头一镢头刨的，地是一箩头一箩头垫的，碛（用石垒成的地堰、地埂）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的。哪个人见了这摊场能不心疼？我心疼，社员们也心疼。他们要是抱住我啼哭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哭吗？——不能，不能，我要把苦恼藏在心里！我得给大家鼓气！……

陈永贵一进村口，不知道哪个眼尖的年轻人喊了一声：“永贵回来了！”紧接着，大队长贾承让就向着陈永贵冲了过来。贾承让是个大个子，平常精精干干的，未曾说话先带笑，虽然当过十几年雇工，却有股书生风度。7天没见面，贾承让大变了：两眼赤红，脸盘又瘦又长，衣服上满是泥污，裤管挽到腿叉根，两条腿上和两只脚上都沾满了泥巴。陈永贵一看见贾承让，心跳得更厉害了，他扑过去拉住了承让的大手，急切地问道：“人呢？”承让说：“都在。”“牲畜呢？”“也都在。”“粮食呢？”“抢出来了——毁了一些，数目不大。”陈永贵舒了口气，用力握了握贾承让的手，说：“只要人在，牲畜在，粮食在，这就是大胜利！”

陈永贵感激地看了看贾承让。整整七天七夜，贾承让负责指挥抢救工作，带领着大家干得这样好，人未伤一个，牲口未伤一头，粮食大部分都抢救了出来，而他自己却熬得够呛了！贾承让是合作化以来的老会计，他白天下地干活，利用中午、晚上或下雨天办公，这些年来他没有算错过一笔账。真正做到了工作好，劳动也好，取得了社员们的高度信任，大家称他是“好管家”。贾承让不仅会管集体的家业，更是个庄稼能手，地里的活计样样拿得起来。正因为这样，当1962年他培养出了一个青年好会计后，社员们就选他当了大队长。

贾承让看了看陈永贵，激动地说：“永贵，灾情可不小啊！庄窝塌了80%，土地冲了一多半。我到四处转了转，咱那些好地，有的连地基都没有了！”贾承让说到痛心处，眼里噙满泪花，几乎要哭出声来。陈永贵赶忙又用劲握了握承让的大手，说：“不要这样，千斤担子都在咱们身上，咱们得给社员撑腰壮胆！社员们在哪里？”贾承让说：“庄窝都

漏得不敢住了，人都挤在俱乐部屋里。”“咱去和大家开会。”他们相跟着往俱乐部走去。这时候，陈永贵才发现贾承让走路有点瘸：“承让，你的腿怎了？”“碰破了。”“在哪里碰破的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俱乐部的大房子里挤满了人。陈永贵一眼就认出了梁便良、贾来恒、赵大和、贾进才、赵启福、贾承富这班子老朋友。老伴李虎妮和儿子陈明珠也在这里。那些老朋友和亲人一看见陈永贵，便激动得坐不住了，这个喊老陈，那个喊永贵，他们眼里闪烁着泪花，喉咙里像塞了块红炭，呆愣愣地望着陈永贵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时候，有几个女人抽抽搭搭地啼哭起来。陈永贵心上像扎了把刀子，泪水一个劲儿往上涌，但是泪水没有涌到眼里，却流进了心里，他强作镇静地笑了。

满头白发的老贫农李喜庆说话了：“永贵啊，你还有心肠笑？看看这摊场，咱们大寨变成大灾了！”

陈永贵说：“灾是不小，可我要给大家道喜！”

李喜庆愣住了，大家也愣了。

李喜庆思谋了好一阵，怎么也翻腾不清陈永贵说话的意思，他嘟嘟喃喃地说道：“这还是喜事？庄窝塌了，土地漂了，不哭妈妈就好啦，还要道喜？”

陈永贵笑了笑，说：“呃，咱们是要道喜。第一，咱们遭了这么大的灾，没有死一个人。没有死人，这就是大喜事！人常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有人就是老本儿，什么江山都是人闹的！第二，咱们遭了灾，可是没有伤了元气。咱们的牲畜没有死亡，咱们的粮食保存住了。有牲畜，有粮食，再有咱们这些人，还怕什么？旧庄窝塌了，咱们盖新庄窝；土地漂了，咱们再修新土地！第三，这场灾要跌在

旧社会，我看咱大寨不知道有多少人寻死上吊、卖儿卖女。大家还记得1920年吧！那年是旱灾，既没有塌房，也没有漂地，只有40天没下雨，人们就吃不住了。那时候，我家是5口人，卖了3口，剩下我爹和我，后来我爹也上吊死了，就剩下我这个孤儿。如今，我家正好又是5口人；同样是遭灾，可咱们大队囤着7万斤储备粮，银行里存着1万多元公积金；要是明珠闹着要卖他华妮，我闹着要卖虎妮和小闺女，你们大家准要说：陈永贵父子都发了卖人疯啦！”

大家笑了。李喜庆叭哒叭哒地抽起烟来。

陈永贵继续说道：“我说这是咱大寨天大的喜事：上有共产党、毛主席的好领导，下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还有咱们大家伙的冲天干劲，有了这三件宝……”

陈永贵还没说完，李喜庆老汉呼地站了起来，接了茬：“有这三件宝，咱们敢和老天爷比高低！永贵，你说吧，现在咱们该干什么？”

陈永贵说：“现在你的任务是：吃好睡好休息好，等天晴了干活儿。”

李喜庆刚坐下，陈永贵忽然想起一件事来。他大声问道：“贾承保来了吗？”

贾承保闷声闷气地答道：“来了。”

陈永贵问道：“你老婆给你生了个什么？”

“小子。”

“还住在那老窑里吗？”

贾承保嘿嘿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还说呢，要不是承让他们催撵得紧，全家的人都埋进去了。”

陈永贵笑了：“你可不能埋怨承让强迫你搬家，那是我让他干的，你要有意见，可以批评我。”

贾承保又嘿嘿地笑了：“谢还谢不过来呢，哪还有意见？”

陈永贵说：“没意见就好。老婆刚坐了月子，想办法给吃点好的。”

贾承保说：“还吃好的呢？抢闹出来的一点米面都吃光了，想给她再碾磨点，可全村的碾磨都淋灌得不能用了。”

陈永贵说：“这问题好解决：晚上就开咱们的柴油机，用钢磨磨面，咱们先给产妇和病人磨点白面。”

社员大会直开到天大黑。晚上，陈永贵又召开了支部大会。已经半夜了，会议已经结束，陈永贵几次催撵党员们去找地方睡觉，有几个党员却老“赖”着不走。

陈永贵急躁地问道：“承让，你等在这里要干什么？”

贾承让指着桌上的马灯，说：“等你们睡了，我要提上灯巡查。”

陈永贵又向梁便良、贾来恒、赵大和他们问道：“你们呢？”

原来他们几个，也是要等着提上马灯巡查去。

陈永贵急忙握住了马灯的提手，说：“你们都在这里睡觉，我去查夜。”

贾承让说：“还是我去吧。”

陈永贵说：“你们已经七天七夜没睡了，再要熬下去，你们是不想再工作了？”

贾承让说：“说我们呢？看你躁得瘦成个甚模样？”

陈永贵说：“我瘦，可我的眼睛还没熬红，两腿还没泡肿。你们赶快找地方躺下，我要提上灯走了。”

贾承让还要争辩，陈永贵便赶紧提起了马灯，快步走出大队部，反身把窑门关上。

支部会开得好，陈永贵很兴奋。在暴雨中，除了个别人外，全体党团员和干部都表现得很好。他们把自己的家扔下，冒着生命危险救人、救牲畜、抢救粮食和物资，要是没有这班子人，大寨不知道要变成个啥样子呢！

第一道关口总算闯过来了，下一道关口还得闯。陈永贵噓了口气，抬头望了望天色。天上还有乌黑的块块云，下弦月在云块中时明时暗地游动。

陈永贵刚刚走下泥滑的斜坡，忽然从机器房里传出了几声熟悉的马嘶。陈永贵想道：准是赵启福又没睡觉，我得去看看他。

赵启福有三十八九岁，中等个子，两只大眼睛十分有神，在那宽厚的大嘴角上常挂着笑意。他当了7年解放军战士，参加过淮海战役，挂过彩。从1959年以来，赵启福一直负责喂养队里的60多头牲畜。由于他眼勤、腿勤、手勤，他的两眼常是熬得血红，可是牲畜却喂养得又肥又壮。今年7月间，一匹母马生了小驹子，赵启福把小驹子抱到母马跟前吃奶，却冷不防让母马踢断了一条肋骨。在这次暴雨期间，赵启福一直守在马房里，照他的话说是：两只眼老是盯着那几十头牲口，不知道饥，也不知道困。5日后半夜，马房的一条横梁断了。赵启福刚把横梁顶架好，马房后边的土山流了。形势很危急。赵启福呐喊来抢险队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拉上牲口就往机器房走。天黑，雨大，水深，牲口害了怕，打死也不敢走。赵启福急中生智，一手抱了小马驹，一手牵了母马，第一个趟进了2尺深的洪水中，母马一下水，别的牲口也跟着下了水。这时候，溜山泥水把马棚的山墙冲塌了——好险哪！

赵启福不是党员。经过这次严重的考验，陈永贵觉得支

部应该吸收赵启福入党了。

赵启福把草倒进槽里，扭身看见了陈永贵。他先咧着嘴笑了笑，说：“老陈你还不睡？”

“来你这里抽袋烟。”

陈永贵向房里走了几步，把马灯放在地上，从脖颈上取下旱烟袋来。他和赵启福在一根火柴上抽着了烟。

陈永贵问道：“牲口怎么样？”

“开头受了点惊怕，这两天缓过来了，我给多加了点料，没有掉膘。”

陈永贵望了望那些啃食夜草的骡马，思谋了一阵，说：“启福，我给你个任务——从明天起，你甚事也别管，好好地睡他三天三宿。”

赵启福说：“牲口刚上新槽，不习惯；就是让我回家去睡，我也睡不着。”

陈永贵严肃地说：“不能这样。要把工作分给大家做。以后咱们的牲畜还要大发展，你就是长了四只手也照顾不过来呀。你要老这么干下去，你的身体受不了，别的饲养员也会说你是包办代替呢。”

这时候，那只小马驹走了过来，竖着两只耳朵，亮晶晶的两只眼睛，实在逗人爱。陈永贵摩挲了小马驹一阵，便推着它往母马跟前走。

赵启福说：“停下吧，老陈。那母马是只母老虎，现在还踢人呢。”

陈永贵看了看黑母马，又看了看赵启福，问：“你的胳膊窝还疼吗？”

“不疼了。阳泉那20天医院住得真管事，现在一点也不疼了。”

“注意不要太劳累，小心再犯了！记住，明天你的任务是睡觉。”

从机器房出来，陈永贵向俱乐部的大房子走去。

大房子里住了40多口人。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老人，有小孩，还有喂奶的妇女。大家已经睡了，房里很安静。油灯的光亮从玻璃窗上射出来，照亮了院子里的泥泞和污水。陈永贵在门口站了一阵，便向大柳树那里走去。

大柳树下原是大寨的饭场，现在搭了一架帆布棚，帆布棚下新安了一个大风箱炉，炉里的煤火还没熄灭。这是塌了家的社员们的临时厨房。整个白天炉火就闲不住，这家做了饭，那家又来做，为了做饭，大家还得排队呢。

陈永贵在炉火上抽着了烟，找了块石头坐下来。村里没有鸡叫，没有狗咬，安静极了。陈永贵一边抽烟一边想着：让社员们在棚底下排队做饭，这不是长久办法。一个大房子里挤了几十口人，要闹开传染病，该怎么办？……明天先把公用房子都腾出来，让有小孩的社员住。我可以腾出一处房来，进才能腾出一眼窑来，谁家还能再腾出来呢？……承让说，有二十几处窑修一修就能住人；明天就派人修那些窑……对，派人修窑……

陈永贵打了个盹，猛地又醒了。大房子里有小娃娃夜哭，机器房里有牲口嘶叫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传来了柴油机的突突声。

陈永贵打了个哈欠，提起马灯。这时候，天空的乌云块又凝连到一起，月亮隐没了，满天漆黑。

陈永贵提着马灯，在暗夜中巡行。

2

从8月8日到12日，这几天的天气变化无常，一会儿阴天，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又落一阵子雨。大寨村里，仍然是这里淌水，那里流泥。

但是，设在帆布棚下的那个风箱火炉，却不冒烟了。

经过了腾家、并家、挤家、修家等等措施，社员们大部分都有了个窝，当然谈不到什么舒适，不过起码有个睡觉做饭的地场了。

这几天，陈永贵白天忙着给社员安顿房子、搬家，晚上又得查夜，可他一有空空，就要到地里转一转，越转心里越难受。昨天上午送走了省、专慰问团，他一个人又到地里转去了，一直转到太阳落山还没回来。

大寨的土地很集中，连爬山带翻沟，转一圈子有3个钟头足够了，陈永贵为什么转了几乎整天？

陈永贵每走到一块重灾地，心疼得就走不动了。

全村两千多块地，每块土地都有一段故事，每个故事里的主角都是陈永贵和他的那些朋友们——为了改变这土石山区的低产面貌，大寨人民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！

那是大黄沟。暴雨以前，这里是一层一层的梯田，梯田的石碓，像是一道道整齐、威严的城墙。梯田里长着油绿油绿的玉茭，玉茭已经开花吐须了，玉茭中间还长着一排一排的苹果树。暴雨一来，山水从山顶直泻而下，冲开了石碓，刮走了泥土，把那些碗来粗的苹果树冲得根子朝了天，把那些吐着红缨的玉茭苗冲得倒挂在塄上，把那些500多斤重的

大碛石，冲到溜山泥里。

看着那些大碛石，陈永贵立刻就想起了贾进才。

贾进才 54 岁了。他是大寨党龄最长的党员。他生在穷家，从小就过着“吃饭寻灶、睡觉借炕”的日子，9 岁上就给地主家当了小长工。因为他吃尽了旧社会的苦，才特别感受到新社会的甜，他把集体事业看做是自己的命根子。他不大爱说话，就爱干活儿，他最拿手的本事是打石头。打石头不是件轻松活儿；打石头的人大都是些粗壮汉子。不，贾进才既不粗又不壮，是个瘦麻条条的小老汉。表面看来，贾进才的身板子和他担负的工作性质实在不相称，可是到取石场一看，立刻就会发现贾进才身上蕴藏着使不尽的气力、用不尽的智慧。金石坡有个石窝，许多人都看中了，可就是无法下手。金石坡人自己开过，没开开；1958 年县里修水库，派人来开了一阵，又没开开。两年以前，陈永贵曾请来石匠师傅看过，石匠师傅说：“要开这石窝顶少也得半年工夫。”1962 年 7 月，陈永贵对贾进才说：“老伙计，还是你来开吧。”贾进才带了个助手，在金石坡折腾了 6 天，第七天，石窝口子打开了。贾进才有股子恒劲儿，瞅中了要干什么，非干到底不可：修白驼沟有他，修后底沟有他，三战狼窝掌也有他，当第二次失败以后，别人都灰心丧气的时候，第一个跟着陈永贵走进狼窝掌的还是他！修地就要垒碛，垒碛就得用石头，用石头就得贾进才去打。在每一道碛上，都有贾进才打出来的石头；在每一块石头上，都有贾进才的指印和汗水点子。

现在，山洪把贾进才打下的大碛石埋到泥里去了，陈永贵能不心疼吗？

陈永贵又碰见一块重灾地。

这是一块很别致的土地，三面是5丈高的黄土陡崖，一面向着大沟，很像一张簸箕。修治这块簸箕地可费了事啦。地基都是河刮石、泡山石和锈渣石，不用说长庄稼，连草都不长。为了把这块石滩变成良田，社员们劈倒了多大的崖！挑了多少担土！土地修治出来了，可那三面土崖上长满了的酸枣刺、荆条、杂树，却没法除下来。不把这些东西除去，这块地里就不透风，不透风就不能长庄稼。

这时候，赵大和站出来了。

他是个红脸汉子，高颧骨，方下巴，走路慢腾腾的，干起活儿来却像只猛虎。在旧社会，他是个赤贫户，土改分下地，因为没底垫，无法养种。那时候，陈永贵成立了个老少互助组，赵大和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那个小集体。多年来，他养成了这么个习惯：集体就是家，除了集体利益，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利益。初级社时期，富农的儿子贾喜禄装疯卖傻，拿刀弄杖，扬言要杀害陈永贵。赵大和和他说话，贾喜禄却说：“陈永贵住的是我的窑，他得给我腾下；你住的是我家的长工房，也得腾下！”赵大和很想劈脸揍他一顿耳光，但是忍住了。从此，他便暗暗保护着陈永贵，每天黑夜到陈永贵家门口放哨，一连站了7夜哨，直到陈永贵发现了，他才撤了哨。

赵大和在腰里扎了一条粗绳，让3个年轻后生扯住绳头，他便下到崖壁，把身体吊在半空中。他一手抓住那些荫歇物，一手抡着大斧砍劈。他的两腿为了找寻支点，被酸枣刺扎破了；他的双手被那些荆棘刺得直流血，但他没有理会那些伤痛，连着干了3天活，把崖壁上的那些酸枣刺、荆条、杂树统统砍掉了。

从此，簸箕地成了有名的高产地，但是这次洪水却把那